

活富裕，而中共三十年來不顧馬克思主義之時空限制，凌空移植馬列思想，已使中國大陸蒙受慘痛之災，當此之時中山先生的社會變遷論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值得全體中國人珍視傳揚。

中共侵踞西藏經過及其後在西藏的軍事措施

施哲雄

- 一、引言
- 二、中共對西藏政策的演變
- 三、中共侵藏的部署
- 四、西藏當局的對策
- 五、昌都戰役與「協議」的簽訂
- 六、中共軍隊在西藏的軍事措施
- 七、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兵力部署
- 八、中共軍隊在西藏的成立
- 九、中共軍隊在西藏的改組
- 十、中共軍隊在西藏的編制
- 十一、中共軍隊在西藏的訓練
- 十二、中共軍隊在西藏的作戰
- 十三、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後勤
- 十四、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醫務
- 十五、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宣傳
- 十六、中共軍隊在西藏的紀律
- 十七、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待遇
- 十八、中共軍隊在西藏的裝備
- 十九、中共軍隊在西藏的糧食
- 二十、中共軍隊在西藏的住所
- 二十一、中共軍隊在西藏的衛生
- 二十二、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娛樂
- 二十三、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宗教
- 二十四、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婚姻
- 二十五、中共軍隊在西藏的生育
- 二十六、中共軍隊在西藏的死亡
- 二十七、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埋葬
- 二十八、中共軍隊在西藏的安葬
- 二十九、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遷葬
- 三十、中共軍隊在西藏的歸葬
- 三十一、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骸
- 三十二、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物
- 三十三、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址
- 三十四、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蹟
- 三十五、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存
- 三十六、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留
- 三十七、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棄
- 三十八、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棄
- 三十九、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棄
- 四十、中共軍隊在西藏的遺棄

一、引言

以一個「職業革命家」的黨組織，並在各地建立其支部，然後運用統戰的政治手段進行分化，採取武裝的暴力從事殲敵任務，從而促使對方最後的崩潰，這是中共賴以竊據整個中國大陸的主要方式，毛澤東曾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即明白地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法寶。①中共「解放」西藏的整個過程，大致上亦不外是運用了這「三個法寶」。

中共對於西藏地區早在其建黨初期就已開始注意，爾後對西藏地區所提出的政策也隨着政治形勢的演變而有所不同。在偽政權成立之前的叛亂時期，爲了離間政府與少數民族的感情，削弱政府的統治力量，爭取少數民族的好感，以利於其叛亂活動的進行，中共曾運用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對西藏地區先後提出了所謂「自由聯邦」、「民族自決」的號召，但到了偽政權成立後，

① 「『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一九六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頁五九七。

就再也看不到「自由聯邦」、「民族自決」的字眼，而代之以「民族區域自治」。

西藏是一個實行行政教合一的地區，宗教氣氛極為濃厚，而且基本上仍處於封建社會的狀態，這雖和主張無神論，揚言要剷除封建的中共格格不入，然在中共發動全面叛亂，特別是一九四九年整個大陸形勢逆轉之時，西藏當局在印度和英國的煽動之下，誤以為只要在「內戰」中保持「中立」，即能免遭中共的攻擊，因此竟然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驅逐政府駐在拉薩的所有官員，並進而宣佈「獨立」。可是西藏是中國西南地區的重要屏障，不僅是國防的要地，也是蘇聯侵略南亞次大陸，進而赤化全世界的跳板，極具戰略價值，本身又蘊藏豐富的礦產資源，加上毛澤東是一個想爭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的梟雄，自然無法讓西藏獨立於中國之外，因此西藏當局宣佈「獨立」之舉，反而自食其惡果，加深共軍「解放」西藏的信念。

中共爲了「解放」西藏，部署的工作進行甚久，早在二萬五千里流竄時期，共軍進入藏族地區，即在該地區建立政權組織，吸收藏族青年，籌建黨的組織，以後又派人到拉薩進行滲透工作，抗戰勝利之後，中共隨即發動全面叛亂，當一九四九年共軍侵據西北、西南地區之後，中共就將「解放」西藏列爲一九五〇年的主要工作，開始積極部署，首先任命彭德懷主其事，後由劉伯承代之。

對於「解放」西藏所運用的策略，中共當時是採取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方式。雖然中共冀望能以兵不刃血的政治手段達成目標，但是，信奉「槍桿子出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中共，深知政治的統戰手法必須以武力作爲後盾方能奏效，何況即使政治的手段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中共事後要在西藏地區行使主權，最後必然要派共軍進駐西藏，因爲派駐軍隊是行使主權的主要象徵。因此，中共當時除對西藏當局大肆進行統戰工作之外，軍事的部署更是積極地進行，沿着西藏的周邊集結重兵，修築公路，屯積糧食，完成後動的準備工作。

面對着中共政治與軍事的雙重壓力，西藏當局所採取的對策，一方面求援於外國，宣佈「獨立」，另一方面則虛與委蛇地應付中共的統戰，同時徵集兵源，準備抵抗。當政治的談判因英國的阻擾而無法進行，中共所派出的「和平使者」又被毒斃於昌都，隨行人員則被解送拉薩之後，共軍遂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兵分四路，對西藏正式發動攻擊，經昌都一役，五千藏軍被殲，以阿沛·阿旺晉美爲首的西藏高級官員和軍官三十餘人被俘或投降後，西藏當局不得不派出代表赴北平與中共進行談判，而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雙方簽訂了十七條「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中共藉着遵守與西藏當局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簽訂的「協議」，使共軍於同年十月入踞西藏，中共將整個過程且美其名爲「和平解放」。但是，這個「協議」的簽訂，事實上是因藏軍在昌都一役爲共軍所擊潰，迫使西藏當局不得不與中共簽訂這個「協議」，所以中共得以「和平解放」西藏，如同和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一樣，完全是被中共的槍桿子所征服，並非是獲得藏胞的支持。

憑藉暴力所取得的統治，必然會引起被治地區人民的反抗，特別是宗教氣氛極為濃厚的西藏，與宣揚無神論的中共是格格不

其名爲「和平解放」。但是，這個「協議」的簽訂，事實上是因藏軍在昌都一役爲共軍所擊潰，迫使西藏當局不得不與中共簽訂這個「協議」，所以中共得以「和平解放」西藏，如同和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一樣，完全是被中共的槍桿子所征服，並非是獲得藏胞的支持。

憑藉暴力所取得的統治，必然會引起被治地區人民的反抗，特別是宗教氣氛極爲濃厚的西藏，與宣揚無神論的中共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中共踞藏後，藏胞反抗的情緒尤爲強烈。爲鞏固在西藏地區的統治地位，中共雖施展「以藏制藏」的策略，但最後還是須要依賴暴力來維持。

爲了要在整個西藏地區實行軍事統治，共軍踞藏後首要的任務就在於成立一個軍事的指揮機構，於是「西藏軍區」就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正式成立，雖然在「西藏軍區」中，中共亦任命兩位親共藏族人士擔任「副司令員」的職務，但整個「西藏軍區」的實權完全是掌握在中共人員的手中。指揮機構建立之後，接着就是派遣共軍分別駐紮於西藏各重要戰略據點，以徹底掌握全境，但是駐藏共軍的人數是受限於糧食問題的補給，由於西藏地勢高聳，交通不便，氣候嚴寒，空氣稀薄，物產原就不豐，因此最初入藏共軍的人數僅有五萬餘人，只能在西藏地區佔領點線，無法作全面的控制。隨着藏胞抗暴活動的加劇，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惡化，以及中共加緊在西藏地區的軍事部署，駐藏共軍的人數即日益增加，糧食補給的問題也就愈形嚴重，爲了徹底解決此一問題，中共一方面加強通往西藏的交通建設，另一方面在西藏推行「軍工軍墾」，並進而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希望藉此使共軍能就地取糧。中共的這些軍事措施，其目的無非是要鞏固在西藏的統治力量。

西藏全境的人員，包括上層階級的領導人士和一般的藏胞，對於共軍的入藏原就有反感，加上後來中共在西藏地區推行一系列的暴政，更促使使藏胞起而抗暴，完全憑藉槍桿子而竊據整個中國大陸的中共，當然深知要鎮壓藏胞的抗暴活動，首先必須使西藏當局喪失武裝力量。因此中共在入踞西藏之後，即着手準備收編藏軍的工作，可是因當時缺乏改編藏軍的條件，所以毛澤東就指示中共在西藏的「工委」和「西藏軍區」，認爲改編藏軍的工作暫時還不能進行，主張還要「拖一下再說」。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共藉着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趁達賴和班禪赴北平與會的期間，於當年十月才進行改編藏軍的工作。由其改編藏軍的辦法，顯示中共不但要使西藏當局完全喪失對藏軍的指揮，進而要使改編後的藏軍協助中共維持在西藏的統治。

二、中共對西藏政策的演變

中共注意西藏地區爲時甚早，當中共剛建黨之際，雖然其力量仍微不足道，根本無法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有任何實質的作爲，但是爲配合當時「第三國際」的民族政策，中共即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先後幾次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以分化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削弱政府的力量，從而爭取少數民族對中共的同情與支持，可是到了中共竊據大陸之後，再也不提「民族自決」的字眼，而代之以「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一九二二年九月中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宣言」的第二部份「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羣衆」，提

到「至於蒙古、西藏、新疆等處……依經濟不同的原則……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新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爲中華聯邦共和國……」，在第三部份「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鬥」的第二項中則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②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的「六大」所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提出「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③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國蘇維埃區域會議」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提出「承認國內各少數民族有各自分立及自由聯合的完全自治權」。^④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蘇維埃憲法」，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爲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的自決權，加入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區域」。^⑤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再度確認上述的規定。

抗日期間，中共運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一方面以「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策略，乘機坐大，另一方面也高唱「民族自由分立」和「自由聯合」，指邊疆民族爲「被壓迫民族」，以爭取邊疆各族的支持與同情。

然而，到了中共竊據大陸後，必須實際處理少數民族的現實問題時，再也不趕以往所標榜承諾的「民族自決」和「民族獨立」了，反而詭稱「民族自決」就是分裂，唯有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政協共同綱領」，第六章「民族政策」的第五十至第五十三條中，即明白標榜其少數民族政策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⑥

由以上中共少數民族政策演變的過程，顯示了隨着政治情勢的不同，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就因此而有改變。中共偽政權建立前後其少數民族政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這是因毛澤東認爲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即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關於國內民族問題是強調「民族自決」以削弱「反革命」勢力。第二階段爲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民族政策則主張超民族的階級化與階級鬥爭，關於國內民族問題，也就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

②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載郭華倫編著，「中共史論」第一冊，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頁五〇、五三。

③ 郭華倫編著，「中共史論」第二冊，頁三四。

④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載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江西時期，頁二七九。

⑤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載王健民著，前揭書，頁三二六。

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載一九五二年「人民手冊」，張蓬舟、張儀鄭編，上海大公報出版，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初版，頁一五九。

- ④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載王建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江西時期，頁二七九。
- ⑤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載王建民著，前揭書，頁三二六。
- 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載一九五二年「人民手冊」，張蓬舟、張儀鄭編，上海大公報出版，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初版，頁一五九。

問題，因此不但從根本上否定少數民族的自決權，而且視國內民族問題為內政問題的一部分。^⑦

總之，中共自其一九二二年的「二大」以迄一九四五年的「七大」，其民族政策的歷程，初以「民族自決」的原則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分立或自建獨立國家」的權利為政治號召，繼而倡議建立民族自治單位，終而提出組織統一政府的主張。早期的所謂「中華聯邦共和國」的組織體制，也隨中共民族政策的演變而煙消雲散。^⑧至於在「政協共同綱領」所提出的「民族區域自治」，只是「行政自治」而已。

三、中共侵藏的部署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向來是自稱為「職業革命家」的共產黨一貫的作風，對於西藏中共早就處心積慮地從事「解放」工作的部署，除對西藏不斷提出具有誘惑性的政治號召之外，另方面尤重視藏族幹部的培養、收容康藏流亡青年和在藏族地區建立組織的工作。

中共在江西蘇維埃時期，盤踞各地的共軍，經國軍五次的圍剿，分別各自流竄，以張國燾為首的紅四方面軍，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竄入西康後，即決定把西康作為暫時的根據地，因此「南方中共中央又開始了重建根據地的工作，在黨的組織方面，建立了西康省委，派邵式平為省委書記。在政權方面，在甘孜及共軍所佔各縣建立『博巴政府』，即『博巴伊特哇』(Bod-Pahi-Sde-Wa)——藏族的部落政治組織」。^⑨隨後，張國燾在甘孜召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會議，傳達和討論共產國際調解毛澤東和張國燾分裂的指示，曾作出了一個「決定」，該「決定」的第八項說：「目前應動員全黨全軍正確執行我黨之少數民族政策，健全地方黨部及軍中黨的組織，改善與羣衆之關係，通過『博巴政府』與羣衆之動員，解決衣食問題，並應籌足三個月的糧食。」^⑩由此顯示，當時中共對當地少數民族人民羣衆，曾積極推行統一戰線的工作。另一方面，紅一方面軍的殘部，在進經雲南、貴州、西康、四川等地的時候，也吸收了一批苗、彝、藏族等各地少數民族青年，以充實軍政機構，例如在中共「解放」西藏時，及至今在中共對西藏的統治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天寶(桑吉悅布，藏名譯音)，即是中共流竄至西康時所吸收並長期培養的一位藏族幹部。他在一九三六年紅四方面軍由四川入西康後，參加少年先鋒隊，並參加中共組織之「博巴伊特哇政府」工作。後來共軍由西康北上，將在西康地區組織之赤衛軍及少年先鋒隊聯合組成博巴獨立師，隨中共軍北上時，任該獨立師政治委員，後隨軍

- ⑦ 趙洪慈著，「中共政權少數民族政策」，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初版，頁一一二。
- ⑧ 趙洪慈著，前揭書，頁一一一。
- ⑨ 郭華倫編著，「中共史論」第三冊，頁一四二。
- ⑩ 同前註，頁一四八。

至延安。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成立民族學院於延安，入該院第一期受訓。畢業後，被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嗣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偽政權成立後，他在中共對西藏的統治過程，一直是一位甚為活躍的人物，曾歷任中共在西藏地區的黨政要職，一九七九年八月並被選為「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⑩

在抗戰期間，中共對西藏地區另還積極進行滲透工作，此一滲透工作終導致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的事變，使政府的力量完全被排除於西藏地區之外。其進行的情形是：

民國三十年間，有一共幹閔志成曾活躍於康滇邊境，組織偽「東藏大同盟」拉攏康滇失意青年，破壞中央威信，宣傳地方執政罪惡，旋以地方當局嚴令通緝，乃潛赴拉薩，得其舅父前某部派駐西藏聯絡參謀江興西之掩護，竟得混入拉薩小學，擔任教員後，大肆活動，憑藉中共經濟之資助，拉攏在拉薩意志不堅份子，開設「聖城咖啡餐廳」作為活動中心地點，提倡所謂「大巴塘主義」，利用封建地域觀念主義來分化中央駐藏人員，造成人事對立，更製造中央駐藏人員與藏方之矛盾並暗為操縱。結果演成西藏當局藉「聖城咖啡餐廳」為口實，以防止中共活動，遣送不良漢人出境，進而使藏方受印人唆使，竟公然強迫中央駐藏各級人員百餘人離藏，其破壞中央威信離間漢藏情感，孤立西藏陰謀於以完全。效舉其要者：

1. 在藏擔任間諜工作八年，已將西藏內部，政府與人民之距離拉長，青年與當局之摩擦加深，卒至減少藏兵抗匪之戰鬥意志。
2. 吸收江興西以下大部中央駐藏無恥工作人員，變節附逆。
3. 所謂「三十八年七月八日事變」發生後，閔志成得從容佈置，潛伏地下工作，大事組織，並乘機竊用我方器材，秘密與中共通訊。^⑪

除了閔志成成長潛伏，從事滲透工作之外，在中共進攻西藏之前，曾派其忠實幹部彭錯旺階（係於民國二十三年中共竄入西康時參加中共）在巴安建立共黨組織，以巴安為據點，派遣大批工作人員向臨近藏軍區域發展，作滲透煽動工作，同時組織民兵一隊，作攻藏前驅，侵藏共軍進至寧靜，藏軍第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投降，即係受彭錯旺階等滲透煽動之影響。對於西藏其他階層，亦派有大批情報人員，作分化煽動工作。^⑫

從這些滲透工作的進行及其所產生的作用，可見縱使中共在本身力量尚不足以對西藏從事任何實質作為的時刻，即早已處心積慮地在設法進行地下工作，這對中共後來「解放」西藏，減少了不少的阻力。

^⑩ 李文義，中共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天寶，載「匪情月報」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頁八二一八四。

^⑪ 高長柱編著，西藏概況，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版，頁二六九。

^⑫ 西藏匪情概況初編，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印行，頁二。

抗戰勝利後不久，中共隨即發動全面叛亂，到了一九四九年初，中共「先後侵據陝、甘、寧、青及川康各省，更積極覬覦西藏，並宣佈以『解放西藏』列為一九五〇年的主要工作」。^⑬為了入侵西藏，中共當時是採取政治和軍事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

- ① 李文義，中共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天寶，載「匪情月報」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頁八二—八四。
- ② 高長柱編著，西藏概況，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版，頁二六九。
- ③ 西藏匪情概況初編，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印行，頁二。

抗戰勝利後不久，中共隨即發動全面叛亂，到了一九四九年初，中共「先後侵據陝、甘、寧、青及川康各省，更積極覬覦西藏，並宣佈以『解放西藏』列爲一九五〇年的主要工作」。^④爲了入侵西藏，中共當時是採取政治和軍事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派人展開統戰工作，從事政治說服，另一方面則在西藏的周邊地區，如西康的康定、青海的玉樹、新疆的和闐、玉闐、雲南的阿墩子，集結大批軍隊，完成後勤準備，待命進攻，脅迫西藏當局派遣代表往北平談判。^⑤

中共當時對西藏當局多方面進行統戰工作，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召集在北平的西藏人，參加了由朱德主持的「西藏問題座談會」宣佈其進入西藏的決心，^⑥企圖取得這些西藏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共侵藏的首任負責人彭德懷，亦曾指派共幹張竟成、徐萬友及附逆份子張文翰等秘密赴藏招降。一九五〇年五月，張徐等人抵達拉薩，將朱毛周共曾函件，分致達賴噶倫，函意希望拉薩當局向中共靠攏，藏方於無可奈何中初有允納趨向，並派代表經印轉往香港赴北平商談，因英人爲簽發護照手續，有憲刁難，屢經會議，終以印方代表黎吉生，堅持異議策動代理藏王達扎心腹及連絡親英份子，堅決反對投降，結果藏方乃拒中共要求，並下令封閉電台，監視張徐等人之行動，迨韓戰爆發，三人知事不可爲，憤然返青。^⑦在張、徐等人在拉薩期間，同年五月，中共在北平也廣播，希望達賴接受所謂「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⑧作爲配合他們的遊說活動。後來，「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接替了彭德懷，擔任侵藏最高負責人，因鑑於西藏人民篤信喇嘛教，且文化背景特殊，其複雜的地方特色，非僅憑武力即能輕易「解放」，於是曾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發表所謂「對西藏的政治綱領」，其要點有下列七項：^⑨

1. 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
 2. 准許宗教自由並保護喇嘛寺廟。
 3. 發展西藏的語文教育和保護農牧工商生產，以改善人民生活。
 4. 允許西藏現有政治制度維持現狀，不予變更。
 5. 各級官吏照常任職。
 6. 西藏現有軍隊成爲國防武裝的一部。
 7. 對於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更保證完全依據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其領導人員採協商方式解決。
- ④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六八。
- ⑤ 朱文琳，西藏的巨變（續），載匪情月報，第九卷第六期，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頁三七。
- ⑥ 共匪竊據下的西藏，蒙藏委員會，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五日，頁八。
- ⑦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〇。
- ⑧ 楊德麟，西藏大事記，蒙藏委員會，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一日，頁五九。
- ⑨ 藏胞反共抗暴運動，蒙藏委員會，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頁三一。

中共侵踞西藏經過及其後在西藏的軍事措施

這些懷柔手段無不具有統戰作用。一九五〇年七月，中共又派遣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活佛（藏人）前往西藏，遊說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共中央談判，但他在行抵昌都之時，就發生了格達活佛被殺害的事件，此一事件的直接下手人是一位名叫福特的英國特務，他用毒將格達活佛毒斃，爲了湮滅證據並將屍體燒毀，談判因而中斷。九月間中共再度派遣「大使」抵印度與西藏代表開始進行談判，可是仍無結果，中共對西藏的統戰工作終告失敗。

在此一時期，中共當然是冀望能以兵不刃血的政治手段，以達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但是，信奉「槍桿子出政權」爲「真理」的中共，深知即使是西藏當局能接受政治的方式，可是事後爲了全面控制西藏，以行使在西藏地區的主權，派共軍進入西藏乃是必然之舉，更何況當時西藏當局既和印度、英國勾結，且求援於聯合國，妄自「獨立」，企圖脫離中國，同時還集結部隊於西康的昌都附近，準備抵抗共軍。因此，縱使是在進行統戰工作的期間，中共亦未曾放棄軍事的部署工作，等到統戰的工作失敗之後，軍事的部署更是積極的進行。

在軍事部署方面，當中共佔據青海、甘肅之後，即任命「第一野戰軍」的司令員彭德懷負責籌備侵藏事宜，他在西安召集新、甘、寧、青重要共會會議，決定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以前，完成侵藏任務，並曾親赴青海視察。等到他原擬上述和平奪取西藏的辦法失敗以後，毛澤東乃改任共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爲侵藏最高負責人，劉伯承即在重慶召開侵藏會議，凡有關侵藏軍政黨各方面共會均參加會議，對侵藏問題表示積極行動，並願任前驅者，以附逆份子劉文輝、鄧錫侯、盧漢爲最激烈，會議決定的重要事項如下：

1. 由共軍第一、第二野戰軍抽調部隊，予以特殊訓練，以適應西藏之氣候爲主。
2. 以西康青海爲準備基地。
3. 共軍分四路侵藏，其部署如左：

第一路，共軍第一野戰軍，彭德懷趙壽山部約一個軍，於佔據青海之後，即以玉樹及其附近之藏族土司區域爲集中地，即開始軍工修路，並改編一部份青海部隊，爲攻藏主力軍，同時武裝各族部隊零星武力，成立「西藏人民解放軍」以爲進軍之嚮導。

第二路，共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賀龍部六十三軍，於佔領西康後，即以康定爲集中地，改編劉文輝舊部，一面整訓，一面搶修雅安至康定公路，配合地方政治工作，以武裝力量，向金沙江等地進行滲透性的軍事活動。

第三路，共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王震部侵入新疆後，即有一個軍奉蘇聯之命，開入南疆，並改編陶峙岳所部國軍，分駐和闐于闐及新藏邊境，搶修公路，積極向新疆古道搜索，以爲攻藏之右翼，牽制藏軍主力東移。

第四路，共軍第二野戰軍陳賡部，在雲南改編盧漢舊部，由僞西南軍區司令，調一部份進駐瀾滄江河谷之德欽（阿墩子），

② 高野好久著，今日の西藏，東京，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月初版，頁二三。

關於闖及新藏邊境，搶修公路，積極向新疆古道搜索，以爲攻藏之右翼，並特派軍隊進駐瀾滄江河谷之德欽（阿墩子），第四路，共軍第二野戰軍陳賡部，在雲南改編盧漢舊部，由僑西南軍區司令，調一部份進駐瀾滄江河谷之德欽（阿墩子），
② 高野好久著，今日の西藏，東京，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月初版，頁二三。

以爲攻藏之左翼，減少西康共軍侵藏之顧慮。

爲配合上列四路軍事準備，關於運輸與支援等工作，亦在劉伯承親自督導下進行，如軍裝、乾糧、馬匹、械彈俱求適合於康藏進軍的條件。

4. 爲求軍事順利，分令各川康滇青各地區委員會組織支援進軍西藏委員會。提出所謂「人好馬好槍好鞍馬好物資好」五好運動的保證。②

由上述中共侵藏的部署情形，顯示在全面叛亂之前，中共主要是提出一些政治的號召，並派人進入西藏從事建立組織，進行滲透的活動。到了全面叛亂之後，雖採取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方式，然重心已漸移至軍事的部署。

四、西藏當局的對策

在中共統戰的攻勢和軍事的威脅的雙重壓力之下，西藏當局內部意見極爲分歧，「一部份的領導者們，對於西藏歸復赤色中國之方案，表示堅決的反對，他們的理由是，過去元、明、清三個朝代，給與西藏的痛苦經驗，已非常的多，而現在的政權主持者，又是一羣破壞喇嘛教，迷信共產主義的漢人，在宗教支配下的西藏地區裏，決不能允許此種政權之侵入。另一部份人士則主張，目前之『中共政府』，曾表示援助西藏，並且他們握有防止外人吞併西藏之強大力量，與之合作，乃是最爲明智之舉」。②
經多次的辯論，親中共的一派獲勝，於是西藏當局遂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和中共舉行談判，以夏喀巴爲團長，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由拉薩起程，經由印度前往北平。由於當時西藏和內地的交通極爲不便，唯有經由印度，取道香港，較爲迅速，但該代表團抵達印度之後，因英國政府的阻撓，而無法取得進入香港的簽證，使該代表團滯留於新德里。對於此一事件，當時「人民日報」曾大肆叫囂着說：

「駐新德里的英國高級專員，以及其他的殖民主義者，施用各種的策略，來阻止西藏代表團之前進，其用意不外是破壞西藏與『人民政府』之協定」。③

雖然後來中共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備忘錄，希望印度政府能給於出發之便利，使該代表團能在九月中旬到達北平，但因英國和印度從中作梗，該代表團一直無法動身，於是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初遂有中共進兵之舉。由西藏當局派出代表團前往北平，準備和中共進行談判的行動，顯示西藏當局有意採取政治談判的方式，以應付當時中共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所施加的壓力。

②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〇—二七一。

③ Alan Winington 原著，鮑尚文、宋杰合譯，西藏現勢，蒙藏委員會印行，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頁九二。

④ 引自同前註。

西藏當局除派出代表團，準備和中共進行談判外，內部的親英派，由於錯誤的判斷，加上英、印的唆使，而作出了妄圖「獨立」的錯誤決定。此一「獨立」之舉是英國百餘來在西藏地區的作為，以及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後，對西藏所持的態度，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獨佔印度之後，即存有染指西藏的企圖，其後即不斷對西藏進行滲透，利用各種機會迫使滿清政府與之簽訂一些不平等條約，在西藏地區獲得許多利益，並且積極地在西藏統治階層裡培養親英勢力，以離間中藏關係。因此，在這段期間英國曾以「協助西藏地方創建新軍，爭取西藏的貴族子弟到英國留學，勘探和開採西藏的礦藏，在西藏建立英國學校若干所，配合侵略行動，增強侵略效果」。^②

二次大戰結束後，印度脫離英國獲得獨立，旋即獨立的印度其對西藏的政策以承繼英國在西藏的既得利益自居，因此積極從事使西藏脫離中國的工作：^③

1. 一九四七年三月，印度在新德里召集了一次泛亞會議，印度邀請西藏派代表參加，並在會場懸掛之地圖上，將西藏繪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2. 一九四八年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一、二兩個月，西藏地方政府的秘書兼財務處長夏喀巴率領一個貿易考察團，三訪新德里，印度政府以國賓之禮接待，並舉行多次密談，對會議內容秘而不宣，亦未通知中國政府。

3. 一九四九年六月，印度合併錫金，同年七月任原英國駐藏高級專員黎吉生（H. E. Richardson）為印度駐拉薩專員。同月又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將中央駐藏工作人員全部驅逐出境。同年冬，又以無線電話宣佈西藏獨立。宣佈獨立時，所用之英文稿，亦係印人由藏文譯成英文。

由於英國和印度對西藏地區覬覦已久，於是遂利用一九四九年整個中國大陸局勢發生大變動之際，唆使西藏當局先驅逐中共駐藏工作人員，並進而宣佈獨立。西藏當局當時採取此一措施原先是打着這種如意算盤，認為中央政府是中共攻擊的主要對象，凡是與中央政府有任何的關係，必然會遭到中共的攻擊，因此只要和中央政府脫離關係，中立於國內政局之外，即能祛除中共進攻的目標。但是，西藏與中國的關係自唐代以來益臻密切，十三世紀後即已正式成為中國的版圖，而中國歷代的創業帝王在統一中原之後，基於防衛的目的，均對邊疆地區相當重視，何況毛澤東又是一個「想爭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的梟雄，在鯨吞大陸，飛揚跋扈之時，決不能坐視西藏親印獨立，自外中國」。^④所以西藏當局這種求援於英印，冀圖「獨立」的措施

^② 朱文琳，西藏的巨變，載匪情月報，第九卷第五期，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頁二六。另在 Alan Winnington 所著「西藏現勢」一書，第十二章「英國人眼裏的西藏」，對英國在西藏的侵略情形，亦有詳細的描述。

^③ 同前註。

^④ 同註③。

不僅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加深中共以武力「解放」西藏的決心，在西藏當局宣佈「獨立」後，中共立即宣佈「解放」西藏。

藏現勢」一書，第十二章「英國人眼裏的西藏」，對英國在西藏的侵略情形，亦有詳細的描述。
② 同前註。
③ 同註②。

，不僅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加深中共以武力「解放」西藏的決心，在西藏當局宣佈「獨立」後，中共立即宣佈將「解放西藏」列為主要課題。諸如：②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西藏當局迫令中央官員離藏事變爆發後兩日，北平中共廣播痛罵英美印……干涉西藏。迨尼赫魯野心暴露，竟對外宣佈「西藏國防，印度政府當負全責」，並於八月間派錫金專員達雅爾，赴藏調查，北平立即予以痛擊云：「英美帝國主義走狗尼赫魯，必將自食惡果，『解放軍終必有天打到喜馬拉雅山腳下』」，並屢次宣稱「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決於一九五〇年內，以武力解放西藏」。

在中共集結重兵於邊境且叫囂使用武力的情況下，西藏當局亦積極作抵抗的準備工作，除「調集大部主力到康藏邊境防禦戒備外，還決定徵集十萬軍隊，作為保衛西藏之用」。③當時西藏部隊的編制、員額和訓練的情形是：④

西藏軍隊，以代本為單位，每一代本，規定轄士五百人，代本之下設如本，轄二百五十人，如本之下設甲本，轄一百二十五人，甲本之下設定本，轄二十五人，定本之下設久本，轄十人。

西藏共有十個代本，內有三個代本，因特殊任務，各轄兵一千人，餘均為五百名，故士兵總數應為六千五百人，但以缺額甚多，實數僅在四千人上下，又西康境內，可臨時徵調民兵五千人。連同上項人數，最多不過一萬人左右。

西藏軍官，除代本外，有如本二十六人，甲本五十二人，定本二百六十人，久本六百五十人。
代本之上為馬基，即總司令之意，統轄全藏各代本，馬基又直屬於噶廈。

西藏軍隊，全部受英國式之訓練，軍服為英國式，槍械來自英國，其下級軍官多係在江孜由英人訓練成功，即步兵操演之口號，亦純用英國語。但其訓練，祇重皮毛，而無實質，除立正開步走，及使用步槍外，其他即無所知。使用機關槍之兵士，全藏僅數人而已。藏兵每值作戰時，多携家小以行，行動遲滯，基於信佛，兵士身上均帶護身佛，謂能避槍彈，故作戰之初，常極勇敢，稍遇挫折，即歸瓦解。

西藏各項武器，泰半購自印度政府，計民國三年，購子彈步槍三千枝，嗣又購短筒步槍，前後共五千枝，又第一次購水機關槍六挺，七五口徑山砲六尊，第二次水機關槍六挺，七五口徑山砲六尊。民國二十六年聞藏政府曾派澤仁代本，赴印購辦武器，因藏政府保守秘密，數目無從查考。此外尚有少數清末戍兵遺留之舊槍，已不適用。

綜觀西藏當局在中共政治和軍事雙重壓力下，當時所採取的對策，一方面是派出代表團，經印度取道香港前往北平，準備和

①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四。

② 同前註。

③ 吳忠信著，邊疆叢書，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二版，頁七五—七七。

中共進行談判，但因英國加以刁難，拒發簽訂，因此雙方談判無法進行。另一方面在英國和印度的慫恿之下，妄自宣佈「獨立」，並向印、美、尼、英及聯合國呼籲援助，同時還徵集部隊，準備抵抗。

五、昌都戰役與「協議」的簽訂

對於西藏的「解放」，中共自始即希望能以政治的手段來達成，但在英、印的阻撓下，雙方的談判始終未能舉行。雖然中共侵藏的軍事部署進行已久，可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東北亞的形勢極為緊張，加上當時中共的統戰工作仍繼續在進行，因而共軍一直按兵不動，直到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活佛被毒斃於昌都，九月間中共「大使」抵印度和西藏代表團的談判又無結果。中共最後建議西藏代表團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並由中共控制西藏地方的防務，但未等得及西藏代表團的反應，中共即發兵進攻西藏。^②

進攻西藏的共軍是以十八師及六十二軍總兵力四萬多人，^③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分成四路向西藏進攻，其情形如下：^④

第一路，共軍中央主力，以康定等地為中心，自正面渡金沙江，配合康藏邊民，武裝力量及改編之劉文輝部直趨寧靜、昌都，以為進攻藏方金沙江沿線之主力。

第二路，另以一路以玉樹彭德懷部為主力，連同所謂「西藏人民解放軍」挾持其政治俘虜班禪，以為號召，分兩個縱隊南下，一縱隊取道玉樹土司唐古拉山口、黑河循青藏大道推進，另一縱隊則取道青海玉樹南方山口，跨山進入西康，以拊昌都之背，配合正面攻擊，此路於十月十八日在李窩子附近突破藏軍防線，進入拉曲河谷，遮斷藏軍主力之退路，使藏軍一萬餘人在昌都頓般多，邊壩之間拉曲灣河谷，陷於進退困難，混亂之局面。

第三路，右翼集中於和闐、于闐，南疆一帶之王震部，一則移向新藏邊界，冒險跨越崑崙山，沿克什米爾邊境侵入後藏羅多克，前鋒少數部隊，抵達距離大克約四百哩，以牽制拉薩方面兵力的移動。

第四路，左翼陳賡，由雲南阿墩子渡瀾滄江北上，繞巴安趨太昭，與康定及玉樹兩路共軍呼應，夾擊昌都。

此四路攻擊西藏的共軍，除第三路由新疆進擊之共軍以阿里為目標，以牽制藏軍的東移外，其餘三路均以進入西藏的門戶昌都為目標。由於駐守在寧靜縣的藏軍第九「代本」桑格旺堆受中共的煽惑，十月十一日他即率部叛變，並會同共軍進攻昌

^② Tsepon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01.

^③ Lowell Thomas, Jr., *The Silent War in Tibet*, (N. Y.: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9, p. 88.

^④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二—二七三。

都，藏軍抵抗，甚為英勇，因聞第九「代本」桑格旺堆受中共的煽惑，而在十月十一日率部叛變，並會同共軍進攻昌都，因此初期藏軍作戰雖甚英勇，但聞第九代本的叛變之後，士氣即大受打擊，致使藏軍之第三、第八、第十三代本全部及第二、第四、第

② Ispou Shakao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9, p. 88.
③ Lowell Thomas, Jr., *The Silent War in Tibet*, (N. Y.: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9, p. 88.
④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二—二七三。

都，藏軍抵抗，甚為英勇，因聞第九「代本」桑格旺堆受中共的煽惑，而在十月十一日率部叛變，並會同共軍進攻昌都，因此初期藏軍作戰雖甚英勇，但聞第九代本的叛變之後，士氣即大受打擊，致使藏軍之第三、第八、第十三代本全部及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四個代本之一部大半被共軍擊潰，昌都在十月十九日即陷落於共軍之手，昌都一役共有五千餘名藏軍被殲，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兼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以及四品以上的官員及軍官共三十餘人被俘或投降，^②並捕獲英國無線電技師福特一人（按：即被指控毒斃格達活佛的指使人）。據「新華社」所發表的消息，昌都戰役所獲得的來福槍共計二、九六九支，其中二、五七八支為英國製。^③昌都戰役後，中共仍繼續驅使共軍和民工搶修道路，積極準備進攻，而「藏軍勢單力薄，援軍又開不到，無法抵抗，於二十二日放棄洛隆宗，二十七日放棄碩般多，二十八日又放棄邊壩，共軍遂長驅直入，跟踪追擊，藏軍遂一蹶不振」。^④

藏軍的挫敗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攝政不知所措，經集會決定，請求達賴提前親政，十一月十七日達賴經西藏傳統的儀式掌理其政教的權力。當時西藏地方政府除派出代表團向英、美、印、尼等國乞援外，並曾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控告中共侵略。西藏地方政府所召集的民衆大會主張達賴出奔印度，等待有關國家與聯合國之協助。達賴接受建議，任命俗官魯康娃（Lukhangwa）為藏王，大喇嘛柳霞·土登塔巴，羅桑扎什（Losang Tashi）為賦有全權之留守內閣，便率其他重要僧俗官員和家屬，前往印度。……由於印度政府之勸告，達賴暫住藏印邊陲之亞東。^⑤

對於西藏中共一直是希望能用和平的政治方式加以「解放」，訴諸武力乃退而求其次的辦法。因此，昌都戰役之後，除乘勝追擊，繼續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外，還發動政治的誘降，以廣播勸西藏地方政府接受所謂「和平解放」，並釋放被俘藏官返回拉薩說降，此外還派共幹陪同達賴長兄當才活佛由青海到拉薩向達賴遊說。此時，中共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還在昌都設立「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使昌都地區脫離西藏地方政府之建制。在這種情勢之下，達賴被迫只好接受中共談判的要求。

當達賴接受中共談判的要求後，為了創造「解放西藏」的有利情境，中共力發動昌都地區的僧侶人民成立「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員會」，以投共之西藏駐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為主任，一九五一年元月，該會在中共的指使下，煽惑西藏人民發起「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簽名書」運動，該「簽名書」內容如下：^⑥

- ② 張鎮邦，「中共侵吞西藏的經過」上，香港時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另在馬熙敏所著「黨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偉大勝利」一文，亦提到昌都戰役的情形，該文載「北京大學紀念中國共產黨六十周年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頁四二〇。但高長柱著「西藏概況」一書，則指出昌都在十月二十一日淪陷，被殲藏軍人數為四千餘人，被俘及投降的藏軍官兵人數二千餘人。
- ③ 同註②，頁九三。
- ④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三。
- ⑤ 同註②，頁三七—三八。
- ⑥ 共匪侵藏經過概略，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頁一。轉載於蔡國裕，「達賴喇嘛之悲劇」，共黨問題研究，第四卷第九期，法務部調查局，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頁四三。

1. 昌都已獲得「解放」，並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同時成立「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
2. 希望藏方代表前來進行和談。
3. 中共軍隊入藏是為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鞏固國防，而不是來壓迫西藏人民。
4. 中共承認：達賴喇嘛在政治上的權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喇嘛寺一切財產；過去官員一經站到人民方面來，仍照常供職。
5. 爲了國家的統一及各民族團結，爭取和平解放西藏，不達到目的，不停止。

在和中共達成一項西藏內部可以自立，但國防外交則由中共作主的初步協議後，達賴亦另派代表組織新代表團前往北平談判。此次代表團係於一九五一年一月派定，分二路前往北平，第一路經由昌都、康定、雅安、成都、重慶等地赴北平，此路代表係前駐昌都噶倫阿沛·阿旺晉美及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等三人，隨員十三人，阿沛·阿旺晉美爲團長，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廿九日離昌都，四月十六日到重慶轉西安，二十三日抵達北平，第二路則由副團長前藏軍總司令凱墨索安旺堆率領代表土丹且達隨員四人經由印度香港等地，轉往北平，至中共代表爲「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維漢，及張經武、孫志遠、張國華等四人，李維漢爲首席代表，此次中共事先既有種種陰謀佈置，且在戰勝之餘，故一切均取主動，反觀藏方代表，則以被俘投降之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爲首席代表，遷就中共，自在意中。^②雙方代表協商，於四月廿九日開始，五月廿一日結束，完成所謂「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協議」，於五月廿三日在北平舉行簽字儀式，該「協議」全文共十七條。達賴則於八月十七日回到拉薩，十月終於通知毛澤東，西藏接受簽訂的協議。此一「協議」的要點是：^③

1. 驅逐帝國主義（按：指英方），西藏地方政府協助共軍入藏「鞏固國防」。（原協議第一及第二條）。
2. 在中共領導下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原協議第三條）。
3. 西藏現行制度及達賴之地位與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班禪之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原協議第四及第五條）。
4.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不予變更。（原協議第七條）。
5. 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爲共軍。（原協議第八條）。
6. 依照實際情況逐步發展民族語言和學校教育，發展農牧工商，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事宜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④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六—二七七。^⑤藏胞反抗暴運動，蒙藏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頁三三。十七條「協議」原文載於「民族政策文獻彙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頁一八四—一九六。

改革。（原協議第九、第十、及第十一條）。

7. 中共統一處理西藏一切對外事宜，爲保證協議執行中共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原協議第十四及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七六—二七七。
② 藏胞反抗暴運動，蒙藏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頁三三。十七條「協議」原文載於「民族政策文獻彙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頁一八四—一九六。

改革。（原協議第九、第十、及第十一條）。

7. 中共統一處理西藏一切對外交事宜，為保證協議執行中共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原協議第十四及第十五條）。

從十七條「協議」的內容，顯示了當時中共對西藏當局採取了相當寬大的態度，除了外交和國防統由中共負責外，西藏現行的制度，達賴和班禪的職權和地位均予以維持，而且還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同時亦不強迫西藏當局立即進行改革。中共當時之所以表現如此的寬大，實由於當時客觀因素所造成，究其原因不外是：①

1. 歷史上，西藏受到一強大勢力壓迫時，它往往尋找另一強勢力援助，以收權力平衡之效。現在西藏的外圍仍有虎視眈眈的列強。因此，中共不得不多加考慮，是否應對西藏採取懷柔安撫的方法，以取代強硬軍事手段，比較容易取得對藏的控制權。

2. 西藏人民已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訴請聯合國援助。中共自然不願在此時再加壓力，渲染「西藏問題」，使變成爲世人矚目的國際問題。

3. 竭盡所能取得西藏人民好感及信任，有助於中共進一步在西藏採取軍事管制。一旦達成軍事管制，則一切問題將可以逐步解決。

此外，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正式派遣「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參戰，東北亞的緊張局勢迫使中共故示寬大，以儘早解決西南的西藏問題，如此方能避免陷於兩面作戰的困境，危及剛成立不久，根基未穩的偽政權。還有，中共在西藏地區毫無基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即使在共軍入藏之後，由於糧食問題仍無法解決，因此對於在西藏地區的各種改革和有關藏軍改編的問題，均主張暫緩實施，毛澤東在共軍入藏不久，曾發出「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表示「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後我軍確能生產自給並獲得羣衆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④由此顯示，中共在西藏地區基礎的薄弱，因此如果冒然在西藏地區進行各種改革，必然會遭到西藏當局的反抗，雖然西藏當局「在軍事力量方面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勢力方面則強於我們」，⑤在此種客觀的形勢下，一旦西藏有所反抗，整個局勢就非中共所能控制，所以中共不得不在當時對西藏當局擺出一付低姿態，故示寬大。

① 廖淑馨，「文革前中共治藏政策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十三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頁二二。

② 「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北京，頁六二。

③ 同前註，頁六三。

六、中共踞藏後在西藏的軍事措施

A. 共軍入藏與「西藏軍區」的成立

當中共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之後，中共即藉口遵行「協議」第二條：「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之規定，準備進軍西藏。在準備的期間，中共一方面對共軍進行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則加強訓練共軍適應西藏地區的客觀環境。

在對入藏共軍進行政治動員方面，朱德曾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入藏共軍發表了「進軍西藏，鞏固國防」的「指示」，在「指示」中要求共軍「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習慣，學會藏語，並且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和藏族同胞親密相處」、「搞好生產，保證給養」、「學會和自然作鬭爭的本領，多想辦法，多出主意，多種糧食，多食牛羊」，^④由這一「指示」的要點，顯示了中共要求入藏共軍要盡可能地避免和藏胞發生衝突，並進而能和他們打成一片，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共軍在進軍過程中能減少阻力，以便能順利進入西藏，同時亦可發現當時中共進踞西藏的最大困難是在於後動的補給，因此要求共軍要依賴自己「搞好生產，保證給養」。

由於西藏地區向有「世界屋脊」之稱，地勢高聳，空氣稀薄，氣候嚴寒，交通不便，因此為適應此一客觀環境，共軍即「熱烈展開『生活高原化、康藏化』的運動。規定每人每天吃酥油、糌粑，學習藏語，習慣帳篷生活」，^④同時還加強入藏道路的修築，以期使入藏共軍的糧食、彈藥、油鹽、鞋子、乾糧、書報等的補給，能夠不虞缺乏。

經大約四個月的準備，中共即派遣以張國華為司令員，譚冠三為政治委員的十八軍為主力，於一九五一年九月開始進兵西藏，而於十月二十六日抵達拉薩，隨後共軍並分據西藏各大戰略要地，「東起打箭爐，西至拉達克，北達崑崙之麓，南抵錫金、尼泊爾、不丹的邊境，尤其在中部的拉薩、日喀則以及南通印度的春碑山谷中，都駐有中共的軍隊」，^⑤整個西藏地區即完全由共軍所控制，當時入藏共軍的人數約五萬八千人左右。

雖然在共軍入藏後，中共採取一些籠絡藏胞的手段，但因共產主義的思想與宗教氣氛極為濃厚的西藏地區格格不入，因此藏

^④ 「進軍西藏，鞏固國防」，「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北京，頁二九六—二九七。

^⑤ 「進軍西藏」，載一九五二年「人民手冊」，張蓬舟、張儀鄭編，上海大公報出版，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初版，頁二〇六。

^⑥ Alan Winnington 原著，鮑尚文、宋杰合譯，前揭書，頁九六。

胞對中共甚為敵視，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就有賴槍桿子來維持。爲了要在西藏地區進行軍事統治及統一指揮入藏的共軍，於是中共遂根據「協議」第十五條：「爲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之規定，於一九五二年

④「進軍西藏」，載一九五二年「人民手冊」，張蓬舟、張儀鄭編，上海大公報出版，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初版，頁二〇六。
⑤ Alan Winnington 原著，鮑尚文、宋杰合譯，前揭書，頁九六。

胞對中共甚為敵視，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就有賴槍桿子來維持。爲了要在西藏地區進行軍事統治及統一指揮入藏的共軍，於是中共遂根據「協議」第十五條：「爲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之規定，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以入藏共軍的主力爲骨幹，在拉薩成立了「西藏軍區司令部」（西藏軍區），並宣佈「西藏軍區」是中共「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在西藏的代表機構，隸屬於中共「西南軍區」的直接領導，其任務是擔負了「統一領導和指揮中共駐西藏地區一切武裝部隊」，「保衛國防，安定內部秩序」，以及「逐步改編西藏地方部隊」的責任。^④

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共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隨即在九月改組「政府」，根據「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制宜」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調整大軍區的建制，將「大軍區」改爲「一級軍區」，^⑤於是「西藏軍區」被劃爲「直轄軍區」，直隸於中共最高領導機關的指揮領導，^⑥成爲該地區獨立工作的組織。並將西康金沙江以西地區劃入西藏版圖，於昌都設立「警備司令部」。^⑦

中共之所以不將「西藏軍區」劃爲「一級軍區」，亦不將它劃歸原隸的「西南軍區」管轄，此乃因西藏地處邊陲，民族風尚特殊，且在國防戰略地位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到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原和「一級軍區」平行的「西藏軍區」，被「降爲省級軍區，隸屬成都軍區管轄，至目前爲止，西藏軍區仍爲成都軍區所屬之省級軍區」。^⑧

在「西藏軍區」之下設立軍分區，一九七四年時「西藏軍區」共轄六個軍分區，計拉薩、山南、日喀則、那曲、昌都及阿里（該軍分區受新疆軍區作戰管制）等軍分區。各軍分區所轄地區如次：^⑨

1. 拉薩軍分區：司令部位於拉薩市，下轄曲水、尼木、達孜、林周、墨竹工卡、堆龍德慶、當雄、拉如、林芝、米林、墨脫、魯囊、聶林等十三個縣。

2. 山南軍分區：司令部位於澤當縣，下轄澤當、札囊、貢噶、浪卡子、洛扎、措美、錯那、曲松、隆子、加查、桑日、朗縣、乃東、窮結等十四個縣。

3. 那曲軍分區：司令部位於那曲縣，下轄那曲、聶榮、索縣、安多、巴青、比如、唐果、桑雄、班戈、申扎東巧、嘉黎等十

④ 人民日報，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

⑤ 共匪控制下的西藏概況，國防部情報局出版，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頁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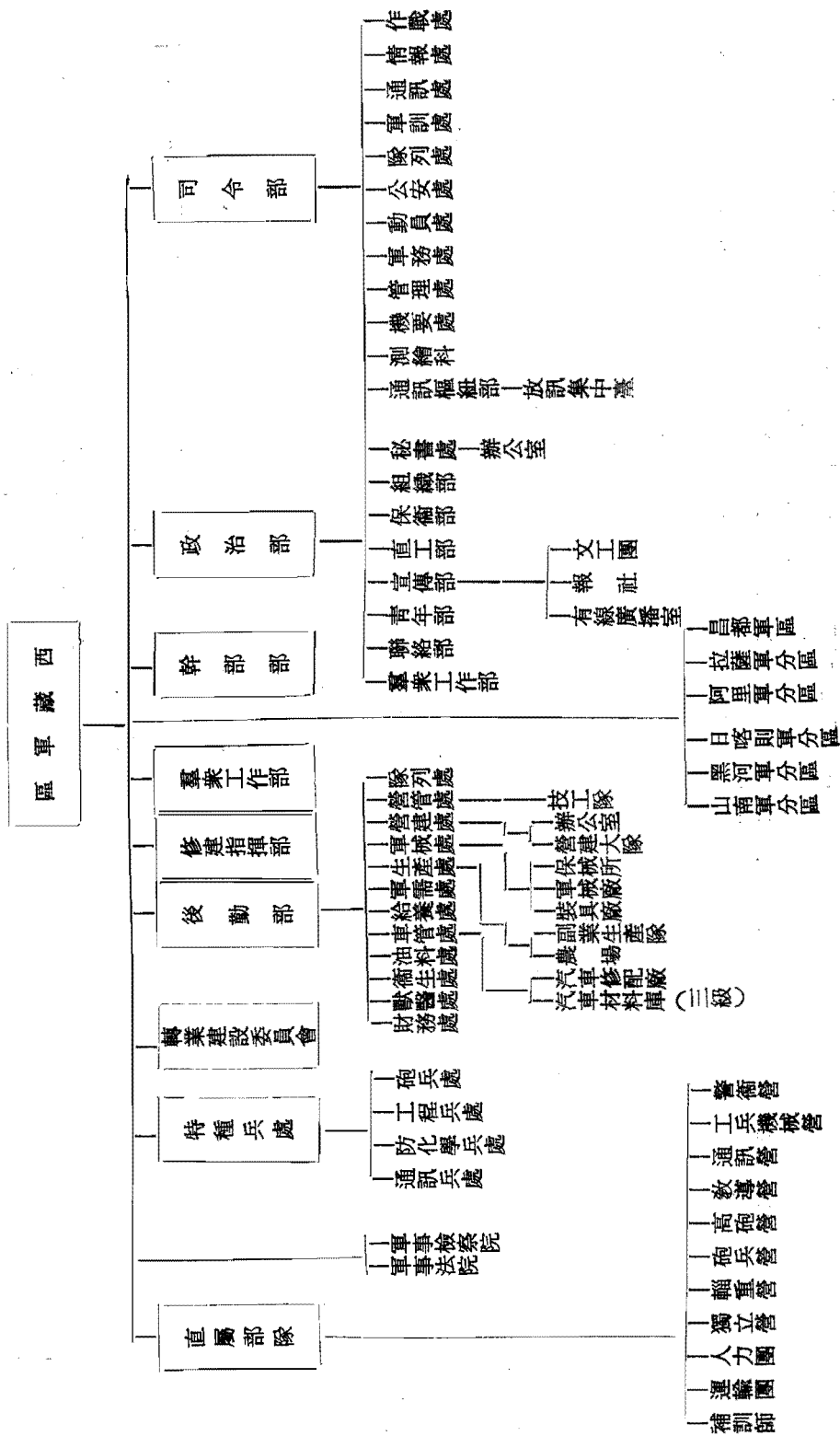
⑥ 共匪對西藏政策的演變之分析，匪情研究，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第四卷第七期，中華民國五十年七月十五日，頁四一。

⑦ 西藏地區資料，國家安全局編印，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頁五一。

⑧ 西藏省地區資料本(一)，國家安全局編印，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頁二五。

⑨ 西藏地區資料本(二)，國家安全局編印，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元月，頁二九—三〇。

西藏軍區組織系統表



④⑤⑥ 西藏匪情概況續編(三)，蒙藏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頁一四。
 同註⑤，頁一一—一二。
 參見同註④，頁六八之後的附件(一)：「匪西藏軍區組織系統判斷表」，該表係一九六五年元月所製。

第一副司令員

阿沛·阿旺晉美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兼昌都總督

第二副司令員

尕噶·彭措饒杰

民國四十六年三月間病卒

第三副司令員

昌炳桂

中共某軍副軍長

副政治委員

王其梅

中共某軍副政治委員

副政治委員

范明

中共進藏部隊某支隊司令員

參謀長

李覺

中共某軍參謀長

政治部主任

劉振國

中共某軍政治部主任

「西藏軍區」成立後實權是操之於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兩人的手中，三十餘年來這兩個職位的負責人，曾有多次的改變，茲略述如下：

司令員：首任「西藏軍區」司令員是張國華，他統治西藏達十六年之久，特別是在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後，原中共「中央政府駐西藏代表」及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被指為「三反份子」及「五·一六」之後臺，而遭整肅並送勞改後，張國華因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升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因此當時張國華在西藏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而有「西藏土皇帝」之稱。⁵⁶後來因「西藏軍區」支持西藏地區的紅衛兵組織「大聯指」，鎮壓了由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另一紅衛兵組織「造總」，張經武和張國華兩人因而被「造總」以「在統戰工作中的投降主義路線」的罪名，遭受抨擊，⁵⁷因而涉訟於中共中央，後張國華被認為是支持毛澤東，所以未遭整肅，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離開拉薩，⁵⁸調升「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兼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雖然他當時已離開西藏，可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成都接見「拉薩造總等代表」時，仍擁有「西藏軍區司令員」、「西藏軍管會主任」的頭銜。⁵⁹在張國華離開拉薩後，原「西藏軍區」的副司令員

⁵⁶ 喻衡，「西藏土皇帝」張國華，載「祖國」月刊，第五十八期，友聯研究所出版，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頁三二—三三。另「中共人名錄」，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重修，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第附一四、附一七一—一七八頁，對張國華和張經武兩人的經歷均有詳細的介紹。

⁵⁷ 「西藏造反文件選集」，載「祖國」月刊，同前註，頁三〇—三三。

⁵⁸ 「張國華同志八月四日接見拉薩造總等代表談話紀要」，載「祖國」月刊，同前註，頁三八。

⁵⁹ 同前註，頁三七。

曾雍雅即擔任「代司令員」的職務，曾雍雅是在一九六〇年至六二年間，率四十六軍入藏，參加藏邊西山口對印作戰，一九六四年調任中共「西藏軍區」副司令員，⁶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當「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他擔任主任，同時升任司

⑤⑦ 「張國華同志八月四日接見拉薩總等代表談話紀要」，載「祖國」月刊，同前註，頁三八。
⑤⑧ 同前註，頁三七。

曾雍雅即擔任「代司令員」的職務，曾雍雅是在一九六〇年至六二年間，率四十六軍入藏，參加藏邊西山口對印作戰，一九六四年調任中共「西藏軍區」副司令員，^{⑤⑨}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當「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他擔任主任，同時升任司令員，^{⑥⑩}但到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他因犯有錯誤而被停職，方由陳明義接替，其任期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而由郝晉武所取代，郝晉武擔任至一九八二年方由張貴榮接替，張貴榮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病亡，原任副司令員姜洪泉於當年八月十九日升任。

首任「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其任職長達十五年之久，直到「文革」中才被調離西藏，一九六七年五月，任榮接替了譚冠三，一九七一年增加一位政委，由藏族的天寶所擔任，次年二月任榮升任第一政委，天寶則擔任第二政委，任榮的任職一直到一九八〇年方由目前的陰法唐所取代，但却增加了一位政委孫玉山，一九八一年却將第二政委的職位撤除，維持一位第一政委和一位政委的建制，一九八三年王心前取代孫玉山擔任政委，但次年孫玉山又再度擔任此一職務。^{⑥⑪}

一九八四年一月「西藏軍區」主要的領導人員如下：^{⑥⑫}
司令員 張貴榮 副司令員 王巨全 田啓元

第一政治委員 陰法唐 政治委員 孫玉山 副政治委員 李先令 夏川 李傳恩 政治部主任 趙重山

從「西藏軍區」主要領導人員三十餘年來的變化情形，顯示全部的大權是完全掌握在中共的手中，雖然在此期間也有少數藏族人員進入領導階層，如阿沛·阿旺晉美從「西藏軍區」成立至一九七〇年擔任副司令員的職位，天寶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一年擔任政治委員的職位，但這只是中共「以藏制藏」統戰手法的運用，目的無非在於安撫藏胞而已，實際上並無多大的權力。

B. 共軍在西藏的兵力部署

共軍入藏的時間是有先後的，有的是參加一九五〇年十月的「昌都戰役」後即留駐於該地，有的是「協議」簽訂後陸續開入西藏並分駐於西藏各大戰略要地，至於進軍的路線則分別從西藏周邊的各省，主力為共軍十八軍，從四川經西康而進入拉薩，其餘的各路共軍是分別從滇北、新疆和青海入據西藏。當時入藏共軍的人數約五萬八千人，其分佈的情形以開到藏境的先後為

⑥⑬ 一九七〇年匪情年報（下冊），「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一九七〇年七月，頁（陸）一六四。

⑥⑭ 一九六九年匪情年報（上冊），國防部情報局出版，一九六九年六月，頁（伍）七六。

⑥⑮ 有關「西藏軍區」重要領導人員，請參閱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歷年「匪情年報」，以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共人名錄」。

⑥⑯ 「中國組織別人名錄」，一九八四年版，昭和五十八年十月發行，東京，財團法人 Radiopress Inc.，頁五二七—五二八。

序，列表如下：^②

駐地	兵力	開到時間	備考
1. 康藏隣印地區	二五、〇〇〇人	民國三十九年春自滇北開來	原為陳廣部，現改隸西藏軍區。
2. 藏邊隣拉達克地區	約六、〇〇〇人	三十九年自新疆開來	原為王震部。
3. 康藏大道沿線	七、〇〇〇人	三十九年十一月開來為侵藏主辦	自昌都迄江達包括眞覺八宿工布三十九族等地
4. 拉薩周圍	八、〇〇〇人	四十年十一月自西康及青海由范明統率	班禪由青隨范明部進義。
5. 江孜區域	約二、〇〇〇人	四十年十二月自拉薩開到	
6. 黑河區域	約二、〇〇〇人	四十年元月自青海開到	
7. 日喀則區域	約三、〇〇〇人	四十一年三月自拉薩開來	此部係由青海部分出。
8. 藏邊隣印地區（卓木溝軍）	約五、〇〇〇人	四十一年六月自拉薩開到	此部編制火力甚強，各地為尼、丹、印等國，共軍在此甚多，為將來侵印先鋒隊。

入藏後共軍的部署是以拉薩和日喀則兩地為重心。六十一軍駐紮於前藏，以拉薩為中心，分別駐在黑河、西林、亞東等六、七個要略地區，控制了通往西康、青海和大吉嶺的通道。十八軍則駐紮在後藏，以日喀則為重心。沿着喜馬拉雅山麓，向西直通印度的道路，一直到西藏西部與印度交界的札錫崗都，全分別駐有中共的軍隊。^③此兩個留駐的共軍均接受「西藏軍區」的指揮。

共軍在西藏的人數是隨着藏胞抗暴運動的升高，以及中共和隣近其他國家，特別是和印度外交關係的惡化，而日益增加。雖

^②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一九三。

^③ 大陸邊疆匪情評述，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臺北，中華民國五十年，頁一九一—二〇。

然中共是和西藏在當局簽訂了「協議」之後而「和平」進入西藏，但這個「協議」是在西藏部隊被共軍擊潰後被迫簽訂的，所以「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迫不得已接受的，不願意實行」。^④因此自共軍入藏之後，藏胞的反抗，抗暴事件即與日俱增。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一九三。
大陸邊疆匪情評述，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臺北，中華民國五十年，頁一九一—二〇。

然中共是和西藏在當局簽訂了「協議」之後而「和平」進入西藏，但這個「協議」是在西藏部隊被共軍擊潰後被迫簽訂的，所以「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勉強接受的，不願意實行」，因此自共軍入藏之後，藏胞的示威、抗暴事件即與日俱增，中共爲了鎮壓這些示威、抗暴運動，以維持當地的局勢，即陸續加派共軍入藏，至一九五九年西藏全面抗暴之前，踞藏共軍的人數已達七萬人左右，其分佈的情形爲：1. 在拉薩地區（包括交通線）有偽西藏軍區直屬部隊，共軍第十八軍（原侵藏共軍主力）軍部直屬部隊，偽公安部隊及各技術兵權等約一萬人。2. 在昌都地區（包括交通線）有共軍第十八軍五十三師，偽昌都警備司令部轄屬部隊及公安部隊等約二萬人。3. 在日喀則地區（包括邊境地帶）有共軍第十八軍五十四師，偽公安部隊及軍分區直屬部隊約二萬人。4. 在黑河及藏北地區（包括交通線）有共軍第十八軍五十二師約一萬人。5. 在後藏及阿里地區有共軍騎兵部隊及偽阿里軍分區直屬部隊等一萬人。^④

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抗暴運動全面爆發，共軍更是大量從內地源源開入西藏，以鎮壓藏胞的抗暴運動，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西藏的抗暴運動基本上即被共軍所收平，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被迫再度出走，帶着一萬三千人逃至印度，^⑤受到印度政府的庇護。另一方面，因印度一直存有對西藏的染指之圖，導致中共與印度的關係頗不融洽，加上印度又庇護達賴，同時雙方邊界的糾紛也一直未能解決，中共與印度的關係更形惡化，終導致雙方在一九六二年發生了邊界戰爭，共軍又陸續開進西藏，因此在戰爭結束以後，共軍在西藏的人數已超過十萬。一九六七年西藏地區除軍區直屬部隊外，另有：陸軍（包括步兵、砲兵、「坦克」兵）一個軍，二個步兵師，三個守備師，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團，五個汽車團，三個工兵團，一個通信團，二個高砲團，一個公安團。連同其他部隊共約十四萬人，其部署的情形：第十八軍，軍隊駐拉薩；第十八軍五十二師，駐拉薩喀則地區；第十八軍五十三師，駐昌都；第十八軍五十四師，駐噶大克；第十一獨立步兵師駐拉薩；第四十三獨立步兵師駐察隅；不明番號騎兵師，駐托林；不明番號守備師駐澤當；不明番號守備師駐亞東；不明番號守備師駐噶爾。^⑥另還有空軍部隊和後勤部隊。

一九七二年踞藏共軍部隊，總兵力共約十二萬人。計有：陸軍部隊——獨立砲兵團一個，步兵師三個，邊防團六個，邊防營七個，工程兵團三個，通訊兵團二個，汽車兵團三個。^⑦除陸軍之外，尚有空軍部隊——獨立高砲兵一個，雷達團一部，其部署情形：^⑧

- ④ 同註④，頁六三。
- ⑤ 同註④，頁九一—〇。
- ⑥ *The Japan Times*, September 4, 1971.
- ⑦ 同註④，頁五二—五三。
- ⑧ 同註④，頁二五。
- ⑨ 同前註，頁二五、二八。

(1) 第一獨立高砲團，代號空字二四七九部隊，踞貢噶，擔任機場防空任務，隸屬拉薩空軍指揮部指揮。
(2) 雷達第四十二團，代號七二六七部隊。該團成立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隸屬「西藏軍區」空軍指揮部，下設四個營，共十二個連，配有雷達及高砲，團部踞拉薩，兵力分佈西藏各重要軍事地區，構成防空警報系統。
另還有飛彈部隊的部署，一九七一年六月，首次發現西藏有中共的飛彈部隊，因「西藏軍區」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底，在第八井舉行全區域性部隊演習，透露有飛彈部隊參加。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獲悉中共於西藏地區建有飛彈追蹤雷達基地。據共軍五十二師透露：「情報哨移至西藏以後，即不再負責防空情報，因其雷達站已直接撥歸大軍區，此哨站現可報告原子彈，彈導飛彈等項目」。^⑦

到了一九七四年在西藏地區的中共陸軍部隊有三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一個守備師及七個團、七個邊防營，連其他戰鬥及勤務支援部隊等，總兵力約九萬六千餘人。^⑧至於空軍部隊的駐地及兵力，情形是：^⑨

- (1) 高砲獨立第一團，踞貢噶地區。兵力為一七六五人。
- (2) 高砲獨立第六五一團，踞拉薩地區。兵力為一七六五人。
- (3) 雷達第四十二團，踞拉薩地區。該團下轄四個營，兵力為一〇五三人。
- (4) 不明番號雷達團，踞獅泉河地區。兵力共為一〇五三人。

由於兵力的人數及其部署乃是國防的機密，不易為外人所知，加上對共軍數目計算方式的不同，因此對於共軍在西藏地區的人數所作的報導，彼此之間差距頗大。前面所舉的數目是我國情報單位，根據所獲得的情報而作出的研判，但是外國通訊社根據逃離西藏的藏胞所提供的資料而作出的報導，中共駐紮在西藏部隊的人數往往比上舉數目高出甚多。例如，中央社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從曼谷發出一則電訊稱，印度快訊通訊社引述消息靈通的藏胞說：中共駐在西藏的部隊已增至二十師，約四十萬人。^⑩另外，安唐尼·波爾斯克 (Anthony Polisky)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遠東經濟評論」第三十七期發表了「喜馬拉雅山戰場」一文中，亦表示：「據說中共在西藏全境駐有人民解放軍三十五個團，其中二十五個團駐在東區」。^⑪一九七二年培塞勒以法文出版一本「康巴的騎士」的書，書中曾透露當時在西藏共軍的人數為三十萬人。^⑫

^⑦ 同前註，頁二八一—二九。

^⑧ 同註⑥，頁三一。

^⑨ 同前註，頁三三。

^⑩ 藏報月報，第五期，蒙藏委員會印，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頁七。

^⑪ 安唐尼·波爾斯克 (Anthony Polisky)，「喜馬拉雅山戰場」——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遠東經濟評論」第三十七期。張慎譯，載「匪情研究」第十一卷

第十一期，國防情報局印行，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十日，頁一八三。

^⑫ 中央日報，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日。

從以上這些數字顯示，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共在西藏的兵力，我國情治單位所作的估計是不超過十五萬人，但外國資料的報導，大都高達三、四十萬之衆，兩者的差距頗大。由於兵力的部署是屬於軍事機密，因此對於共軍在西藏確實的人數無法作正確的估計，對於兩者之差巨如果勉強要作合理的解釋，這或許是我國情治單位僅古計中共在西藏的正規軍人數，而外國的資料除共軍

④ 蒙藏月報，第五期，蒙藏委員會印，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頁七。
⑤ 安唐尼·波爾斯克 (Anthony Polsky)，「喜馬拉雅山戰場」——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遠東經濟評論」第三十七期。張慎譯，載「匪情研究」第十一卷
⑥ 第一期，國防部情報局印行，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十日，頁一八三。
⑦ 中央日報，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日。

從以上這些數字顯示，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共在西藏的兵力，我國情治單位所作的估計是不超過十五萬人，但外國資料的報導，大都高達三、四十萬之衆，兩者的差距頗大。由於兵力的部署是屬於軍事機密，因此對於共軍在西藏確實的人數無法作正確的估計，對於兩者的差距如果勉強要作合理的解釋，這或許是我國情治單位僅估計中共在西藏的正規軍人數，而外國的資料除共軍的正規軍人數外，還包括中共在西藏從事軍墾的人數，甚至中共在西藏所組訓的民兵在內。

至於一九八〇年代後中共在西藏的兵力，外國的資料都表示在五十萬人。中央社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從紐約發出一則專電稱，西藏辦事處發行「西藏新聞雜誌」的編輯廷萊·尼安達克，在當天的紐約論壇報刊一專文，指出中共正在西藏建立一個擁有戰術飛彈和洲際彈道飛彈的大軍事要塞。該文又說，從一月以來，中共在西藏的軍事力量已大為增強，僅所謂「西藏自治區」——安多及西康除外——便駐有五十萬中共軍隊。⑧

一九八二年二—三月號的「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亦發表一文，認為僅「西藏自治區」本身，共軍當時的力量大約是五十萬人，這個數目並不包括民兵在內，這是流亡在外最大西藏青年組織——「西藏青年大會」——所透露的數字。這五十萬人之中，十五萬人是部署於以拉薩為總部的西藏軍區，其餘三十五萬人則部署於由新疆軍區所指揮的阿里軍分區。⑨除地面部隊外，在西藏還有九個機場和十五個雷達站。自一九八三年一月以來，共軍又陸續從四川開進西藏，直到五月底，大約有一萬名以上的共軍到達西藏。⑩

自共軍根據「協議」開進西藏後，隨着中共在西藏各項措施引起藏胞反抗程度的增高，以及隣近西藏地區國際情勢的緊張，促使中共在西藏兵力的逐年日增，至今已比最初的人數高出數倍之多，除地面部隊外，後來並部署空軍，在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共並將核子基地遷往西藏，因此使整個西藏地區籠罩在軍事的控制之下。由於至今藏胞的抗暴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中共與印度的關係亦未改善，特別是一九七九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軍目前仍未撤軍，使整個南亞地區依舊是處於緊張狀態，因此中共在西藏地區軍事的部署勢將加強，共軍在西藏的數目在未來可能還會增加，但因西藏地區遼闊，數十萬的共軍只能控制點線，而無法控制全面。

C. 推行「軍工軍墾」，成立「生產建設兵團」

⑪ 中央社參考消息，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頁八一—一〇。

⑫ Tibetan Review, Feb.-March, 1982, p.4

⑬ Tibetan Review, June-July, 1983, p.4

中共侵踞西藏經過及其後在西藏的軍事措施

中共爲了攻打西藏雖在進兵之前曾經修築了青藏和康藏兩條公路，但是因爲西藏地勢高聳，氣候嚴寒，加上「沿途無法補給巨量的汽油」，使中共「踰越這崇山峻嶺將是一個極大的困難」，^②因此「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③另一方面，共軍的補給問題雖一向採取就地補給的辦法，可是西藏地區物產原就不豐，同時「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④使共軍也無法施展就地補給的辦法。此一客觀環境，造成共軍在入藏初期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就在於糧食的補給問題。

爲了謀求駐藏共軍糧食問題的解決，中共採取了短程和長程的兩種方式。短程的辦法就是假道印度運糧和在西藏地區就地徵糧，其進行的情形和所造成的後果如下：^⑤

1. 與印度訂約中共售印大米十萬噸，以准許共軍運糧食經印轉藏爲條件，惟印藏汽車公路尚未興建完成，依當時印藏大道驟運常年極限僅能三千噸。

2. 在江孜設糧食局，高價搜刮民間餘糧，人民貪利拋售甚至糶粃亦未炒熟，共軍食後往往感腹疾轉痢，且共軍大部來自內地各省生活不便，頓改昔日大米白麵之習慣，致成謂「與其饑餓染病活受罪，到不如抗美援朝……」^⑥至民間則因糧食缺乏，物價高漲，一九五二年夏已漲至四倍以上，民怨沸騰，仇恨無已。

隨着入駐共軍的日益增加，這些短程的權宜方式，終非長久解決之道，所以中共認爲駐藏共軍糧食問題徹底的解決辦法，其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共軍也能活下去」，^⑦於是中共即在西藏地區採取所謂「精打細算，生產自給」的辦法，^⑧推行「軍工軍墾」，進而成立「生產建設兵團」。中共透過此一方式的推行，企圖達成下列幾種目的：第一，參與西藏地區的開墾，以謀求駐藏共軍最後糧食的「生產自給」。第二，可以安置每年大量復員退伍的共軍，配合從內地的移民，以逐漸改變西藏地區的人口結構。第三，這些復員退伍的共軍都受過軍事訓練，因此平時是可以拿起鋤頭從事生產，一旦戰事一起，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爲拿槍的軍人，這有助於中共維持邊疆的國防和利於在西藏地區的統治。

中共在西藏地區推行「軍工軍墾」，早在一九五二年即由「西藏軍區」後勤生產處在拉薩西郊建立所謂「八一」農場一處，

② 同註②，頁九八。

③ 同註④，頁六一。

④ 同前註。

⑤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九四。

⑥ 同註④，頁六一—六二。

⑦ 同前註，頁六一。

安置部份復員共軍，作爲發展生產重要基地。自一九五九年以後，踞藏共軍復員退伍人數愈益增多，「西藏軍區」即成立「生產部」，加強「軍墾」工作，安置復員退伍共軍人員。據中共自稱：在西藏林芝、山南、日喀則、江孜等專區和立產丘部已開闢告

② 高長柱編著，前揭書，頁二九四。

③ 同註②，頁六一—六二。

④ 向前註，頁六一。

安置部份復員共軍，作為發展生產重要基地。自一九五九年以後，踞藏共軍復員退伍人數愈益增多，「西藏軍區」即成立「生產部」，加強「軍墾」工作，安置復員退伍共軍人員。據中共自稱：在西藏林芝、山南、日喀則、江孜等專區和拉薩近郊已開闢若干「國營」農場，並已設立「國營」牧場和種畜場三十八處。⑤

此一「八一」農場是中共「西藏軍區」入藏部隊，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在拉薩西論的荒灘上建立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西藏軍區」曾舉行「慶祝農場建場十週年紀念大會」。中共曾誇大宣傳該「農場」的成績，謂現已發展成爲一座綜合性的機械農場，擁有一萬四千多畝土地和十八台拖拉機等大型農業機具。十年來，僞農場的農業、畜牧業、副業和果樹生產都在不斷發展，一九六一年該農場生產的糧食蔬菜等農產品的總量已達到八百五十多萬斤，而該農場逐年開墾的一萬多畝土地，都分佈在拉薩河谷地帶。⑥

由於「軍工軍墾」制度具有多重目的，於是中共即大力推展，後來發展成爲「生產建設兵團」，正式納入「西藏軍區」的管轄之下。一九六五年，中共在青海、西藏、甘肅、寧夏等邊區再次組建生產建設兵團，⑦在西藏後來則改編爲「生產建設師」。一九七四年中共雖將「十一大軍區」的二十六個「生產建設兵團」改制，取銷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制，將「軍墾農場」改爲「國營農場」，惟西藏生產建設師例外，迄一九七六年爲止，仍保留原來的建制。直至當時，「成都軍區」所轄的「四川生產建設兵團」和「西藏生產建設師」，共有三個農建師，二十九個團。⑧

共軍向來自詔除擔任戰鬥的任務之外，還負有生產和宣傳的任務，所以它既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和宣傳隊。就生產建設兵團的性質而言，在「軍工軍墾」時期是負有戰鬥和生產的兩大任務，即一面駐守，一面墾殖。當後來正式改編爲「生產建設兵團」之後，雖然已非正規部隊，但仍留在中共的軍事系統之內，從其組織和人事的安排來看，「生產建設兵團」還是屬於中共的一種軍事組織。在其「兵團、師、團」各級設有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以及生產部等領導機構，並轄有直屬武裝部隊。各級重要幹部亦由現役共軍中遴選充任，這是一種具有高度軍事性質的組織。不過，由於生產建設兵團須實行民兵編組，在軍事上生產建設部隊又是民兵的一種。但是這種民兵具備的條件特別是在軍事指揮系統上和後勤支援方面，與地方的民兵比較，顯然不同。它不但戰鬥力較強，且可超越縣境（地方民兵不能越過縣境）配合部隊進行游擊作戰，如有需要，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可以升級編爲正規部隊。所以生產建設部隊，又是在中共大軍區直接控制的後備部隊。在任務上，生產建設部隊，當然是以「生產建設」

⑤ 西藏匪情概況及其研判，蒙藏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頁一九。

⑥ 向前註。

⑦ 江之南，對共匪「生產建設兵團」改制問題的研判，匪情研究十九卷七期，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國防部情報局編印，頁四一。

⑧ 向前註，頁四一—四三。

爲主，因其仍留在軍事系統之內，屬於軍隊之一部份，所以它並不排斥軍隊應擔負的戰鬥隊和工作隊的任務。^⑩

至於生產建設兵團的軍事力量，兵團以下各級具有健全領導機關，包括司、政、後以及生產部門，並有裝備齊全的直屬部隊，團以下所屬部隊的裝備，則按民兵編組的兵科和人數分配到連，存在連部兵器室內，除執行訓練及戰鬥任務發給武器外，通常只許值勤的基幹民兵佩帶武器。其各級重要幹部，均由現役軍人或「軍墾戰士」中遴選充任。「軍墾戰士」則由每年軍中退伍士兵以及「支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補充。^⑪

中共在入藏初期對西藏當局之所以採取低姿態，主要的原因是無法確保入藏共軍糧食的補給問題，對於此一難題解決的方式，中共是推行「軍工軍墾」，後來且正式成立「生產建設兵團」，隨着共軍糧食問題的解決，中共的態度即逐漸轉爲強硬，對西藏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這些措施雖遭藏胞的反抗，後來且發展成爲全面的抗暴運動，但在共軍的鎮壓之下，終被收平。由此可知，「軍工軍墾」的推行，以及「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對中共駐藏共軍糧食問題的補給，和中共在西藏地區秩序的維護，無疑地都發生若干的作用，並影響中共在西藏地區的作爲。

D. 藏軍的改編

昌都戰役，藏軍被殲，西藏當局企圖「獨立」之夢因而破滅，被迫與中共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十七條這個城下之盟，根據這個「協議」，共軍即源源開進西藏，隨即佔領整個西藏地區的重要戰略據點，控制了西藏全境。

雖然中共佔據了整個西藏地區，但是無論是西藏當局上層階級的人士，或是西藏一般的人民，對中共都素無好感而起而反抗。因爲在西藏當局的上層人員方面，「不但是兩司倫，而且還有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訂是勉強接受的，不願意實行」^⑫，至於一般的藏胞，因爲若干年來，「喇嘛教深入了西藏人心，喇嘛之治在西藏施行得非常順利，並得西藏人民之普遍歡迎。今日西藏的實際生活環境並未改變，但在其原有政府之上，再加上一個名義上僧俗兩界合作，但實際權利仍屬於俗界的『共產政府』，這對西藏人民來說，是個夢想不到巨大壓力」^⑬，西藏人民因而存有潛在的反抗傾向。所以「達賴本人不出席『軍政委員會』，以及拉薩的貧民在春節期間，不接受中共代表所賜給的每人一塊銀圓」^⑭，這都是西藏人民不與中共合作的表示。

^⑩ 同前註，頁四二。

^⑪ 同前註。

^⑫ 同註④，頁六三。

^⑬ 同註②，頁九七。

^⑭ 同前註。

爲了消除藏胞的反抗情緒，中共一方面任命阿沛·阿旺晉美和尕噶·彭錯饒杰等少數投靠中共的藏族高級幹部擔任重要職位，施展「以藏制藏」的策略，另一方面則綁架堅決反對中共，在西藏甚有影響力的西藏高級領袖，並禁止藏族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政

同註②，頁九七。
同註③，頁九七。
同前註。

爲了消除藏胞的反抗情緒，中共一方面任命阿沛·阿旺晉美和尕噶·彭錯饒杰等少數投靠中共的藏族高級幹部擔任重要職位，施展「以藏制藏」的策略，另一方面則綁架堅決反對中共，在西藏甚有影響力的西藏高級領袖，並禁止藏族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政黨的活動。

對於和中共簽訂「協議」，使中共得以「和平解放」西藏，在西藏的高級領袖中有一派是堅決的反對，此派是以曾任達賴堪布會議廳首席噶倫的錫朗·魯旺爲首，因爲「他在西藏政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足以左右達賴的意向，中共覺得這個障礙是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剷除的！在入藏未久，即派出十餘特務化裝藏胞，以卑鄙綁架手段將錫朗·魯旺綁架」，^⑥對於錫朗·魯旺的秘密失蹤，引起西藏僧俗人民的普遍不滿，雖然中共將這個責任推在「帝國主義份子」的頭上，並大力恭維錫朗·魯旺是一位愛國英雄，宣稱全藏共軍一定協助西藏地方警察「嚴懲兇徒」，但是中共這套「貓哭老鼠」的手法，並不能逃過西藏有識之士的眼睛，於是反抗的火種便因此而燃燒起來。

另一方面，由少數曾經在英國及印度受過教育的貴族知識份子爲發起，並拉攏一部份有勢力的喇嘛支持，成立「西藏人民黨」，這個黨，由曾任西藏代表團長，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向聯合國呼籲制止共軍入藏的薩卡巴任主席，最初的目的想在政治上取得發言權，而成爲類似民主政治下的反對黨。因爲西藏人民普遍反對中共的政策，人民黨的基礎由上層的少數貴族、僧侶，發展到廣大的羣衆中間。這種民主政治下的反對黨，是不能存在於中共的極權統治的，人民黨被中共「西藏軍區」司令部勒令停止活動，引起人民黨和同情該黨的西藏人民的反抗，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五月三日，在拉薩舉行大示威，參加的僧俗羣衆達一萬五千人，要求共軍退出西藏的口號，響徹雲霄，羣衆並遷怒於與中共簽訂「協議」的阿沛·阿旺晉美，罵他爲「藏奸」，在他的私邸前投擲石子，與軍警發生衝突，雙方死傷七十餘人。^⑦

對於西藏全境的這種反抗形勢，中共勢必非加以鎮壓不可，而深信「有槍則有權」、「誰的槍多，誰的勢就大」的中共，深知要徹底剷除西藏當局的反抗力量，首先必須將藏軍改編，因此當共軍入藏之後，即企圖根據「協議」第八條：「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爲人民解放軍，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之規定，準備改編西藏地方部隊，但是毛澤東認爲當時中共在西藏「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羣衆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⑧同時西藏當局對於改編藏軍亦大加反對，因爲「在西藏上層集團看來，目前全部實行協定和改編藏軍，理由是不充足的

⑥ 萬夫雄，「西藏反共革命的成長與發展」，載「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七期，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一日出版，頁三四。

⑦ 同前註。

⑧ 同註⑥，頁六三。

」，●所以毛澤東就主張當時「不要改編藏軍」，「拖一下再說」。

在中共與西藏當局簽訂「協議」時，對於當時的藏軍曾有如下的規定：西藏地方政府依照保存四個代本的兵力，即為古松代本（警衛代本，額定一千人，每次五百人值勤，警衛達賴所居之布達拉宮）、扎什代本（即在昌都被擊潰的第二代本，在拉薩整編而成，額定一千人）、江孜代本（即被擊潰的第四代本，經整編而成，額定五百人）、警察代本（原來的砲兵代本，額定五百人，擔任拉薩市的地方警察）。代本之下為如本（管二百五十人），如本之下為甲本（管一百人），甲本之下為定本（管二十五人），定本之下為居本（管十人）。這四個代本的兵力，全部駐防拉薩，歸馬基康（西藏地方軍司令部）指揮，受拉薩朗子轄監督（拉薩朗子轄，即拉薩市長）。

由於入藏初期，中共缺乏改編藏軍的條件，使此一工作因而停頓，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間，中共藉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達賴、班禪離藏赴平參加會議，利用「調虎離山」之詭計，於一九五四年十月間，正式改編西藏地方軍隊為「人民解放軍西藏民族軍」。其改編辦法為：

1. 西藏民族軍直屬於「西藏軍區司令部」管轄。
2. 西藏民族軍仍以代本（等於團長）為單位，共編成六個代本，其待遇比照中共民兵，開支財經、供給軍糧。
3. 原有藏兵軍官，一律退休復員，由「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另派已受改造之親共藏人出任軍官。
4. 正副代本為藏人，政治委員、教練員、指導員、文化幹部等均由共幹擔任，在幕後操其實權。
5. 重新分派藏軍駐防地點及任務，不論駐防任何地方，均須服從當地共軍最高指揮員領導。
6. 編餘武器均繳軍區司令部。

7. 西藏民族軍為地方民兵性質，並無使用大砲等重武器之必要，應將藏軍原有之重武器，統繳中共駐藏十八軍砲兵營接收。藏軍改編後之任務，第一代本駐防拉薩，擔任達賴喇嘛警衛軍。第二代本名義上為擔任三大寺及大昭寺保護任務，實際上為監視思想反共之喇嘛。至第三、四、五、六代本則分別駐防日喀則、江孜、黑河、噶大克及亞東等地，擔任中共軍政工作人員之嚮導、引路、測繪地形及介紹當地情形之任務。

由中共改編藏軍的情形，顯示中共此舉的目的是在於要徹底控制藏軍，使西藏地方當局完全喪失反抗的力量，所以將藏軍原

● 同前註，頁六一。

● 同前註，頁六一、六三。

● 萬夫雄，前揭文，頁三二一。

● 西藏匪情概況續編（），蒙藏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五月，頁六一七。

有的軍官強迫退休復員，並代之於已被中共改造之親共藏人，同時將大砲等重武器予以沒收。另外，中共還想利用改編後的藏軍，加強其在西藏地區的統治力量。

有的軍官強迫退休復員，並代之於已被中共改造之親共藏人，同時將大砲等重武器予以沒收。另外，中共還想利用改編後的藏軍，加強其在西藏地區的統治力量。

七、結 論

西藏地區自古以來即和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十三世紀後且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此一地區除蘊藏着豐富的礦產資源外，其地理位置尤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倍受列強所矚目。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藏地區向有「世界屋脊」之稱，為我國西南國防的天然屏障，對我國的國防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此地是蘇聯勢力南侵印度次大陸，進而赤化全世界的必經之地，故蘇聯對此地區覬覦已久。至於英國為鞏固其在印度的地位，數世紀以來，也對西藏地區的經營不遺餘力，想方設法要使印度脫離中國而獨立，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獨立後，仍繼承英國對西藏的政策。

中共建黨後隨即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大」宣言中，對西藏地區提出「自由聯邦制」的號召，一九二八年的「六大」又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中共之所以在萌芽階段，根本在西藏地區不能有任何實質作為之際，即注意此一地區，無疑的，這是為了配合當時「第三國際」的民族政策，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分化政府與少數民族的感情，以削弱政府的力量，進而獲取少數民族的支持與同情。可是到了中共行將竊據大陸之際，因為「民族自決」的原則，勢將造成少數民族脫離中國而獨立的局面，所以中共再也不提「民族自決」，而代之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顯示中共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是依政治形勢的轉變，而有不同的主張，中共所提出的「諾言」只是為了某種目的，不足為信。

對西藏地區中共除提出一些政治號召外，在該地區的實際作為依然是運用「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這所謂的「三大法寶」。雖然中共冀望能以統戰的政治手段解決西藏的問題，但是中共最後之所以能進據西藏地區，還是依靠槍桿子，在昌都一役擊潰了藏軍，而藏軍之失敗，除雙方兵力過於懸殊的因素外，本身內部分歧，加上中共事前的滲透工作，致使藏軍第九代本臨陣倒戈，亦為重要的原因，這是吾人從中共「解放」西藏過程中所應汲取的教訓。

中共在西藏的統治並非是經過選舉，取得藏胞的支持，而是依靠暴力，將藏軍擊潰之後，迫使西藏當局與之簽訂十七條的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隨後共軍即藉口要履行此一「協議」，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入踞拉薩，並佔領西藏全境各重要戰略據點。中共雖將此舉美其名為「和平解放」，然實際上仍就是憑藉槍桿子而征服西藏，憑藉暴力而取得的統治，必然仍舊須要靠暴力來維持。因此，中共入踞西藏之後的一初軍事措施，其着眼點無不在於如何增強其在西藏地區的統治力量。

中共侵踞西藏經過及其後在西藏的軍事措施

雖然中共在入踞西藏之後即曾嘗試在西藏建立行政組織，但在藏胞的反抗之下，行政組織却遲遲未能建立，藏胞的反抗行動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發展成爲全面的抗暴運動，迫使中共宣佈在西藏實行軍事管制，這種軍事管制在「文革」期間，因西藏地區的情勢極爲混亂，所以中共又再度實行。藏胞的抗暴運動後來雖被共軍鎮壓下去，然藏胞的反抗行動迄今仍然層出不窮，所以不管中共是否在西藏地區建立了行政組織，其在西藏的統治最後還是需要依靠槍桿子才能維持。

中共在西藏的一切軍事措施，經三十餘年來的發展，其擬想達到的目標，已非昔日僅是爲了鎮壓藏胞的反抗，鞏固在西藏的統治，同時還具有對外擴張的作用。因爲中俄關係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正式破裂，後來且發展至一九六九年三月雙方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的流血事件，「基於安全上的考慮，中共不得不將其戰略性核子基地由大陸西北迅速南移，位於喜馬拉雅山北麓，萬峰環抱，易守難攻的西藏，就成爲中共選定的目標」，因此「目前西藏已成爲超越新疆、內蒙和青海的中共最大最新的『核子戰備基地』，經蘇聯及北約國家證實，中共已在西藏的那曲、唐古拉山口之安多河谷、噶莫、札達、噶爾、岡底斯山和多拉木等地設立核子基地」。①中共在西藏建立核子基地，並且部署戰略飛彈，鄰近的國家均在其射程範圍之內，對這些國家的安全威脅甚大，使中共足以影響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而且這種軍事部署，對平衡南亞次大陸的均勢，亦產生相當的作用，特別是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惡化和一九七九年底俄軍入侵阿富汗之後，這種作用尤爲明顯。

總而言之，西藏地區由於種族的差異，落後的封建社會，籠罩着濃厚的宗教氣息，這都和宣揚無神論，揚言要剷除封建社會的中共格格不入，加上英國和印度在背後的煽動，西藏當局一度企圖獨立，終因被共軍所擊潰，獨立之夢因而破滅，被迫與中共簽訂「協議」，共軍遂得以根據「協議」而入藏，隨即控制西藏全境。但因藏胞自始即對中共抱着反感，所以藏胞的抗暴活動迄今仍層出不窮，中共乃出動共軍予以鎮壓，駐藏共軍的人數隨着藏胞抗暴運動的發展和國際形勢的演變，而日益增加，當前駐藏共軍的數目，中外的報導不一，外國的報導大約在五十萬人，我國有關方面所作的研判大約在「三十萬之多」。②可是不管共軍的人數是否達五十萬人，因西藏地區遼闊，共軍只能控制點線，而無法全面佔領，這就提供藏胞抗暴的環境，因此西藏境內的各交通要道，至今仍時常遭到藏胞的破壞，中共在西藏的統治終須靠共軍來維持，其在西藏的一切軍事措施首先是着眼於如何增強在西藏的統治力量，進而希望能達到對外擴張的目的。

① 中共在西藏的軍事現況，載「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十五期，蒙藏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頁五。

② 同前註，頁六。